

朱子語類

廿五之七

論語

八佾 里仁

口 13
2939
11



13
2939
11

重錄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
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
之人傑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
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
理失其初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
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

去
五味均平
藏



人言語固是盲意歸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彙故只從一說之木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忍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忍耐不得處孫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

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進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舉時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餘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

之事又却不然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儒用錄云不莊不敬不和樂不便是不仁暴慢鄙詐則無如禮樂何矣譬如不善操舟必不柰一舟何不著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藝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傑儒用同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

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水間倒生出病痛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撻攘當不得那禮樂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使用之於禮樂也

則是禮文決然是不能為心既不正雖有鐘鼓玉帛亦何所用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

數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孫

蕢鄉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刺隱之心則禮樂皆為禮

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國皆曰如禮何意同

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

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

凌犯之風恪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

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

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

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

不相應也不是禮樂注集

集注云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

自不柰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

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不譬如無狀之人去前語

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

得為之用舉時

或問入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柰他不下

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

錯不足以為禮雖鐘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禮而非

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

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三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有天下之正理只是況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義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舉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錄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為之與捨知覺而為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又曰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裁是真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

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為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跡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為仁亦是恁地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滯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為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

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只在也曰只是如此

南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平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只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一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為如何曰此正首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

道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太繁也只是如此問游氏曰入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只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

集義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文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

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廣

林闈一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葬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節

平適正問 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後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後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

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縱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

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文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文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時舉

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發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

與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
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與心發譬之於
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
底那儉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
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
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
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
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
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
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
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却無那惻怛不忍
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身與曲禮喪事先遠

曰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無

故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
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
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
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
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
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耨治得窒碍方可言
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碍則哀戚必不
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汗罇杯飲之
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
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
面無攸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

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得衰麻哭踊以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飭處時自是易忘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義剛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燔炙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火燻石其石既熱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有鼎俎遵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而質戚矣故云與奢寧儉又云楊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取彼處亦少○子蒙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簞椀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於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休南

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餘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子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

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
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義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無意義振
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
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
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
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翰

李氏於太山章

問李氏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
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
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事時
問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李氏

說只是據事說李氏聞之自當止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
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南
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錄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
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翰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
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
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替。去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

論語 卷之二十一

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當

素以為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
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
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
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
能而子夏能以教夫子也蒙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
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
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

常如前各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
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
證方端的是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
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
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如云宗
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賀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
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
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
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此商禮在
餘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

吾頃 卷之二十一

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 個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勝不合朝之故貶稱子其嘗疑之以為自此

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涉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太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太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太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

其不敢信正以此耳

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

之說為正

從周方子錄云所自出之帝無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至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禘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廣。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杓空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詳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孚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孫賀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嘗以昭穆配。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

乏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

也時

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

如何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

聖人制禮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榘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

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節

器之間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

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

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

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魯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

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

必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

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孫實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何也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太事惟仁

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文加之誠敬以聚集吾

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

不來格者曰看得文字皆好升南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

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

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蓋他

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自又曰聖人制祭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有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泯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麓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乏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作明叔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

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時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格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行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廣子升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

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
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改濶
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
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
則於治天下不難也之木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
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
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
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
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
非仁孝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義剛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

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
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
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
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下人
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祭見得
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
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孫賀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
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借
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
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

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
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明分又知得誠意否
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
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
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
鬼享蒙子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
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
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

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
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個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
根即接續這正氣來寓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
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
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
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時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
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
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
闕然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

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嘗祭祖先之時
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
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
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
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
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
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
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
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
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
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
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
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
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
已錯了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
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
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
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
祭相似盡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孫賀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與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幹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

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矣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

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錄

問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曾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為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賀孫

或問竈陞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陞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彼全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

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禮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井

夫子得志太槩從周處多道夫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一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

亦莫問方得南林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賀孫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
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有忽
乏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
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問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個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
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
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義例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發彼小豕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
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
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
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
不貫格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
為力不同科也特

或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又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
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尖射御底人只
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植同
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
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

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
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
生謂古人射法易學今人射法難學渠須理會得郭先
生論弓弩及馬甚精南

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
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
解得恐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
曰射不專以中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地說
彼人寫放冊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
要中要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
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
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韓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
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
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胥胥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
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
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
問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性用特
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賀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銖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入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木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洽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未兩盡也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入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

義剛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問云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錄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淳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

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秘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官為君商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鬧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錄

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窮矣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謨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
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
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箱就廟社請神以牲如今
竟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農
之社屋之孫賀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
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
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
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
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
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事邪津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
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為功
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
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義
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子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借此一段意只
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
禮處便是借竊恐不可做三娶說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
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
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集注
林闡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
此兩句便是有意因會坐間朋友各說其意救重云度
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
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
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基云

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
某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
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
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
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手伯以為手者兼
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
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然在下
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樓諸侯以伐諸侯以仁義以為
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歸於其國天下但
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
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

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就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鬪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焉也時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贊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之端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變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贊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克之之意管

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此休擾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又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

之功將謂它大處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
 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
 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
 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
 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
 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
 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若不可則
 休曰是特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為它思量直卿
 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主下告方伯是時天主又做
 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
 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
 令威公入相于周輔政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為

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
 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
 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井南
 問規矩如何為太器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
 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
 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麼皆可以方非太
 器而何御
 蕭景昭舉揚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為一塗故聞
 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
 先生曰恐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
 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
 為知禮時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及玷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天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 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

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疎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入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滯貧賤不能

務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祭只認得箇
富貴不能滯康義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
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
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噉然而明
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
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
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
然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
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只
一聲也不得及一聲也不得非南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
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
謂這裏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
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
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
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
至之云到孟子時事体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
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夫道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
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
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

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二以此升南

子謂韶盡美矣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
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
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
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
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
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
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
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
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
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
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曾安頓
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
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道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
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
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
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
是剛不似韶然然而和武須有此威武意思又問堯舜

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着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極箇窟去埋得許多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

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着伐也恐舜文德盛其徒或日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此子不相似處耳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亦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為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

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樂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威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後綴以崇與夫總干而立武王之

注集

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必竟又別作

問善者美之實曰實是美之所以然處且如織出絹與布雖皆好然布終不若絹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見不得個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于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

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

滿處淳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

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

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

一般只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

曰聖人固無兩心烏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

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

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聖

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美之實有盡未盡

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麤些然亦非聖人實要如此只

是所遇之時不同耳個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

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

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

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

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

吳氏禪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

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

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

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

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

以議之要之自是避不得道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
也要尋它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
強似木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子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
非其所欲所遇之特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
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
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
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
着不好時節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
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
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
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唯細讀其書
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
乏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
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徃徃自此益去
加功如武王太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
不如此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
未有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
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
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

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
旅之葵費了本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
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
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道祖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
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
非聖人之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集義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盖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
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教敷五教在寬盖寬行於五教
之中也木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是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

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作明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

者矣盖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

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

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

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

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酒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醋

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備

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

把什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

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

字去着義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
 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
 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
 葉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
 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曾一
 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其底看它它都無了
 錄云
 居上只要觀它寬為禮只要觀他敬臨喪只
 要觀它哀今皆無之無可觀矣

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篇上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
 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
 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
 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
 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
 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
 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

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導

問里仁為美孟子引用自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孫賀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土是合着事到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遷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音說今高遠如

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滯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其於芻豢而不其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驛驛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

只是硬去做了盡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過而必以久意之何故曰也

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

則約便濫樂便過也底有不便恁地底亦義剛有作能勉強一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

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

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

私意這便是利仁特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志

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

害祖

害祖

晞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

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

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

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

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

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

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

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知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

語類

下便自安仁若身明而誠須是利仁銖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二之

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

勝上蔡則知勝并卿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

句為仁者安仁設節。集義

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

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

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

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

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理

又問總有些箇揜絕間斷便不得曰總有私意便間斷

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總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

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

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

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着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

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

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

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

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
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
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
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寓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
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真
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
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
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白地墮過得住所以非獨
不得為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留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以上未至安仁曰
亦見此意思可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
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箇
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得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
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無私心有
入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
而好惡又皆當于理也時舉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
人多連着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似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
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
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以一箇

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
 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
 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
 是箇無所偏主處孫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
 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
 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
 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
 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
 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
 也下言之中體用備矣南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切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
 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終有過差便是惡豈
 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
 仁是以及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傑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
 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
 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本段是親切做
 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
 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
 惡食之事又耻惡衣惡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糲糲之
 衣食又是不樣若耻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着得只是

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備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

是偶然過差明

楊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

生問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別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

所欲為曰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錄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

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

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

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

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

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

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學

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

其道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

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

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錄

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

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

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

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一事又

終食造次莫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道仁也南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語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舉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未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然受之有害則必以爲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

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剛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義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贊孫明作錄云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王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

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看得方是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遺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無緣可見作下面工夫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遺顛沛造次都用工夫方可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冷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且可以坐苟且可以立今此心常存非

如木實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敬之間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裏恰似說得踈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文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木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踈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麓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麓處用工便要恣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剥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

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麓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遠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個至麓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人更無可得說項是若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麓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麓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謂富

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詭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麓處說上細上去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麓底方是箇君子皮

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

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下云然必先

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於是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

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

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

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

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

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間居為不善

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為甚先要
丟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文
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
李先生說得好端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
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
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
失之燾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仁社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
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不計

之意義剛

董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
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
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
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
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事可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
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必大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即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
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

入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戒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奉養，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魯未

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問此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上，便亦是仁了。若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曰：此意聖人欺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裂，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

是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來害死，略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着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若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

溫柔寬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

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

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

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

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着頭自去做了惡不

仁者却露些圭角若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

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

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把

做兩樣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

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

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來

尋去將久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皆好却須知道那

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真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

者不使加乎其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

此與如好色好色如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專言好

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

段相對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

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

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

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事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

我未見好仁者徐元震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

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別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別壽昌
 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功處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不算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力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慮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來持上達天德問一曰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

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慮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真是少敬之問這意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功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功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萬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

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_{天理上}下面說有能
 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_{天理人欲}處着
 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
 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其次第
 今看世上萬法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
 已孫賀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
 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
 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
 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
 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為未之

見曰所謂未_{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
 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
 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
 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
 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
 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孫賀

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
 處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
 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處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_{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
 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

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再求力可，做却不自去着，耳間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其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一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味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冰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之，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若素凡聖人所說底，皆着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

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某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胡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為美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為劣也。曰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扣易也。正不須將好仁惡不仁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為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惡他如此，非

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去偽。集義。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

可知。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莫

是失否？曰：亦是失也。去偽。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

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

厚底雖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

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熹。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熹。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厚。

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

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

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

剛義。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

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

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奸

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

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踈晚故易

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淳。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

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

南諸公以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

語類

卷二十六

七

麟之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
仁且麒麟是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
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
升南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
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
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
性之問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
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
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舉時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
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豈竟是仁上

發來其苗脉可見升南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
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
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入而發專指仁愛而
言也備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
寧儉同意曰近之傑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
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
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
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

豈入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
 要入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
 南軒作常齋記以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
 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
 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去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常齋記其間說觀過知
 仁一段以所觀在己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
 知二說先生孰取曰觀入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又問不
 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
 踪觀之不如觀己底穩貼曰此禪話也曰踪不識禪話
 但據己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

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
 過於厚薄上分別不開故謂不知只作觀己說較靜辨
 曰有觀字有過字有知字不知那箇是仁或謂觀便是
 仁事在那裏曰如踪卻見觀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
 字改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黨是己私仁
 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
 此則却常留箇過與己私在傍邊做甚踪曰此是聖人
 言知仁處未是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
 高底也自不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
 有下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
 否珠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孫質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

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下理須是知

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

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高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

曲折入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

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

而一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

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

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

篤夕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明作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

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

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

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

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

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

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

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

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

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

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

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

問朝聞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

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南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壽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

得箇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又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胡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者特彘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少異讀者詳之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

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作，無纖毫不貪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賀孫集義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表剛。淳錄云：實理與實見不同。地確定，便是實見。若不實見，得又都閑了。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

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

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一着，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

曾子易簣

與不易箴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孫賀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義眾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看似立於子細去窮究其味甚長義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時

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謨

敬之間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

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

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

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孫賀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

程子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便安了曰

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

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

欽夫云吾儒無適無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大雅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
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
宜故曰處物為義南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
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
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
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
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曉是我
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剛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南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
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
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

了作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備也刑者先
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良久
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
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備哉所以
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
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
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

言安
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
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脩省耳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
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論語上
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言
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
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
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
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未知是否祖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氏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
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着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
心常在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若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
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

不仁者是祖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
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南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
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
狗私其取怨之多必矣祖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
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
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
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剛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

利息所以人怨作明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有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觀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禮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王帛文錯固是禮之文而繁麗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為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

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畧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孫賀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去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讓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

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
曰且不祭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南

義剛說禮讓為國一章添不信仁賢拂百姓從己之欲等
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與讓此只是
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
則為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人貪矣一國作亂處在
如東坡說敦教化中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籠道理却是
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刻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籠
說較強良久歎息言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
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諸古人禁人聚斂今却
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斂如此却何以責人謙遜義剛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

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南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
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
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
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此事便要誇張以期人
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
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
坐以待這命孫

語類卷第二十六終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潜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
當自明矣特舉
問一貫曰恁地沈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魯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道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潜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
當自明矣特舉
問一貫曰恁地沈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魯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道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



忠貫是恕底事

拱壽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魯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

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

之亦無由得串得

錄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

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時舉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為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

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

胡味

一忠貫是恕

道夫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傑人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

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

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

出所以貫之者也

謹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實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

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

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

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

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

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孫賀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

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

未嘗虧也至於魯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

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入己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說。曾須以己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遠道不遠。乃是

正名正位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盡已為忠。推己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

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克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平施處明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泳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蒙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

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只是體說出話便是用

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淳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

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

是恁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

聖人非忠恕也祖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

忠恕獨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

擴克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克其至則一也蒙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

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

而已蒙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

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

總論

而已蒙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

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

總論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
一知不至聖人分上着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為說防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一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
這一片實心所為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穿於坊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
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
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
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
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末
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合
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般

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湏是逐件零碎理
會如一箇桶湏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
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
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時得許
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
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
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
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
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
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
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

一以貫之不通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為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開誤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為忠在外為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子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交即為孝事君即為敬交朋友即為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槩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自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真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

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
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
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
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知
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
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
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
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
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之水在盞中之水忠
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
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

此放傾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
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已而
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遠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
施諸已而不願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
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
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
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卷勇將曾子比此
宮黜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
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
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為他
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

問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
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
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
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
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
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忠恕本末是說一貫緣聖人告
以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
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
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
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
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曰曾子是事實
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

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
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
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
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曾子答問人說忠恕只是鮮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
貫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
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
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
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
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
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

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又
 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
 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源之水
 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
 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會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見
 具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
 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
 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
 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洒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和
 出教人個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
 各自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

之如此但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
 在己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
 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
 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
 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
 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
 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
 如一椀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
 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
 推出來底如那蓋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
 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忠成兩截曰
 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奇是火箸之體火箸是

香匙之用如入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個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入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顏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

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然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蜚卿問顏魯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問祇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

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

夫道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麓故有關處魯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挂去挂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干夫非虛謾也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

人傑每作鳥敏入道

故夫子語之曰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真箇行此孝為入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即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為忠無忠則無恕蓋本末體用也夫偽以下兼論子貢章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魯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

功夫是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問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本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曰是於前言往行上着功夫於見識上做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合二人

之外別不會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金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分備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子貢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

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
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
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
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
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
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
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
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
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少般聖人只是這
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
事見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會湊合
得聖人知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
曲折處都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
是大槩已得矣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
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
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
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畧
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是聖人就知道學問語
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脉各不同須是見得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段
恕字却好看方派流以溯其源學者寧事事先了得未

了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單了逐事
事都未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
是實又云如人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末梢自然
合尖若從尖處做如何得個

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
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
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
下面推上去問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
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
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
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林間
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

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定
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便無信
了淳。謹錄云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曾
子言夫子忠恕只是就事上看夫子問子貢多學而
識之便是知上說曾子見夫子所為千頭萬緒一一皆
好譬如一樹枝葉花實皆可愛而其根則忠信根本忠
信氣之實法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成實也忠信
忠恕皆是體田忠恕如行將去信如到處所循物無違則
是凡事皆實譬如水也夫子自源而下
者也中庸所謂忠恕沂沚洙而上下者也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子一以貫
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
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
未透夫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
是到這裏恰好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

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有得處否曰然毒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某月某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二息之間

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提即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關底若使他從此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

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亦豈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入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白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

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着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倘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逐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

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
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
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
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
可貫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
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
此煞壞學者某老夫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不恐後
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
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
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
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貫不

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去積
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
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曾
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
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
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心
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
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
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以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
已而至於自然而然則即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
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

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白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都要是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濶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却無着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看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身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推只是推已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忠恕字，必須

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方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即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相似，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

息一句已自刺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
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
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
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畧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
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胡泳

注集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
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分九釐九毫上都
見得了即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却是因夫子
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貫影像便說體
說用却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
致知孫勇

先生問坐問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
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
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
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
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
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甲中
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
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
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
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
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
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入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顧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

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遠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

直先生曰何故曾子能每事精察而力行却未知其體之一趙元曰曾子但見處處未見精處先生曰若說精

龍二字便壞了。一貫之理，譬之水在大江中間，是此水流為池，沿亦只是此水，流為溝壑，亦只是此水。若曰沿溝壑，別是水之龍，而大江中乃是水之精者，其可哉？夫子之道，施之，事交，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交朋，則為信。曾子見其事，曲當如此，遂疑有許多般樣，而未之知。天下只是一箇大道理，雖於事上有千般百緒，只共是這一箇大道理。曾子之所未達者，尚有此耳。一，是忠所貫者，忠是一箇實心，方法，万事皆自此出。聖人只有這兩端，此外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學者須每事推去，但為之既熟，則人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即不足言也。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用？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又問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

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又曰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恕。儒相。祖道錄云：成問曾子功，得九分九厘九毫，都見得了，只爭這些子。一問夫子，曾子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方箇理，只是一箇理。又問以己及物推己及物如何，曰在聖人，都謂之仁。在學者，只是忠恕而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是聖人之仁，能近取譬，便是學者之起一箇是天然底道理，一箇是人為底道理。曾子以天然底說，只得把人為底說與他教他自此做得到。蓋處便是天然底，所以如此說者，要彼當時問者曉得譬如將做底花去，免生成底花自有優劣要之這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其至只是一箇道理也。欲為透一，字說如何是聖人底如何是學者底，一向訓解未免有強弱。

學者須是自體識得，或曰然則忠恕字如何？看曰：如此等字，難為一分說，且去子細看，得此極四十五箇字，透徹看，他落在何界，亦將輕重來較，又自見。今只說與終不濟事，且如看地盤，一般識得甲庚丙壬戊子，逐字排，在面前，前賢所說，逐一細看，教心通意會，便有所得也。賜錄云：問忠恕，曰：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是天，然底一箇是人，為底譬，如假花來，形容生花，一箇為是生，在難說故，把假花形容，引他意思出來，然此段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要之，只是一箇道理。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未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說乎？曰：參也。以魯得之，他逐件去，理會。曾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壹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

理。今曾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正如矮人看戲，一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不曾見，想必是好笑，便隨他笑。又曰：曾點所見不同，方當待坐之時，見三子言，恚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及于琴張，喪側或琴或歌，點亦只是此輩流，渠若不得聖人為之依歸，須一向流入莊老去。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日

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今若要做得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曾子借此以推明之。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

他。卓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見周禮疏錄。

問如心為恕，曰如此也。此自家心，惟將去仁之與恕，只爭

些子，自然底是仁，此而推之便是恕。道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責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壹之者，然心力用不到

那上便是自家廢處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
 又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
 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
 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夫道

楊問以已推已之辯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已自然是自然底意
 思推已只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已自然是自然流出如孔子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已便有折轉意如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

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
 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
 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
 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已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
 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以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
 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問以已推已之辯曰以已自然是自然推已足着力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
 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
 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已及人也淳
 胡問以已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已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
 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

見得天下之人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已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友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義

以已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與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義 怒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已之謂怒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

推之其字釋却一般端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遠道不遠只粘着推已及物說孫

問程子謂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以已及物仁也與遠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蒙 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怒隨事應接略假入為所以有天人之辯祖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

是一箇卓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夫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本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遠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忠恕遠道不遠此乃略下教入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忠恕遠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諸人勿若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

豈非聖人之事瑞

忠恕遠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并一等說寓

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思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遠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才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遠道不遠曰仁是到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為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軌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以

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賀孫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泳

問忠恕而已矣與遠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入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

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自正是下箇洋脚如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已及物為仁推已及物為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刺了以已及物一句如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以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講費方盡謨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

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

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文蔚錄云

曾子借學語以形容聖人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

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

人盡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

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伊川說中庸

則只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明道說論

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

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說忠恕形容一

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

說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
上曰然程子說得甚分明復將元說成段看後來多被
學者將元說拆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雅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白
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已之
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
信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
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

忠貫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
之志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
何嘗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
忠恕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
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
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
已乃學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
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
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沈
慮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
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

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
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泥帶水
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者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遠
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
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
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備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
說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恕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正指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
恕又謂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
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
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

何曰尋常數家便說草木蕃是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
意故指來說恕字不甚着各正性命說推已及物然當
時只是指此兩句來說備

徐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
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擴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
其分只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擴充將去若充之
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
施而不得其所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擴不去則
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
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車。賀孫錄
同。以下集義
吳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
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只是

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丟。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忘於善，甚麼推出來？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蓄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節。

草木蓄如說草木暢茂，傑。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

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夫道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夫道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學可

問：盡物之謂恕，與推己之謂恕，如何推己只是忠中流出，曰：方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故曰：盡物曰然。學可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着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己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學可

衆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稍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誰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

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其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為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魯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魯不足以言之然魯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南升

言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
畫已方為忠不待推已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
待觀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流任其自然不待
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
忠恕而言其初年者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
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
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
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人
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
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
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
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孫

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
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
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統推出去便
貫了此忠恕所以為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
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
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
諸已而不頭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
者程子規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曾
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
則切要處都黑了
大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
是恕龜山之說不然其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

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畧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略得茫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畧得兼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為兩自以已及物至遠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以遠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某事亦散而為三孫贊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

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一作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蒙端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深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餘雖游楊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故一恕故貫也合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云春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生冬藏時合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章一木各得其理
變化是箇渾全底義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
觀人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
不息因論集義諸家忠恕之說曰若諸家所言却是曾
子自不識其所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
一以貫之夫道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已為一貫這自
是聖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
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
如何要將入已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會子細統於
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

也自說一樣道理某嘗說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
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
賢言語硬折入他窩窩裏面據他說底聖賢意思全不
如此賀孫

因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
強將各義此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各義
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
一有箇着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木槩舉
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
某人在其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去偽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快自有六經
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

不顧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
別人不好更不管他於理合管如子第不才係吾所管
者論責則須責之實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
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棄之雅大

君子踰於義章

問踰於義章曰小人之心中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
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
得義理卓

君子踰於義小人踰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
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
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

與利字不同子細看個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
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
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
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
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
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
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南
升錄見存

問君子踰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
為不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
其便於己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
得如此重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

當如此却那事合當如此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南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孫賀

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

量不置得小人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不取明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櫃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精惡濁底物所以總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

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備

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為之他只知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其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見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孫質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實只如冷底水熱底水冷底水熱底水一般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之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關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淳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孫質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備

問集注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將來說勞

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
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
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寓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
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
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
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
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
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
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
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
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

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
其心之念之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
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
仁孝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
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
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
孫贊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
答人問孝多就入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
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
子之說此與阮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
一般蔑弃禮法專事情愛故也人傑
集義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入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入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

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
分明南

以約夫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
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知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
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
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
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
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
做兵也不取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
此便多事個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

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南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隣隣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

小人之德亦自有類個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隣以事言個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
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
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
德故不孤是訓文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
敬即孤矣皆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
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

小人不為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沒理會南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隣是與人同饒本作是說易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却是說德不孤者饒本作相從明道却指此作與物同如何曰亦未安學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楊引繫辭簡易之文說得未是只用伊川說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護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

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姓

詔類卷二十七終

